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十



十七史策要

後漢

十一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書二十二

孔融乞隱劉表郊祀疏

獻帝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并乘

輿詔書班下其事歎上疏曰

竊聞領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并乘輿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隆載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虞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少於楚唯責包茅主師敗績不書晉人則以露末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并欲闢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劫盜真籠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群逆主萃淵藪鄧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軌可見臣愚以為宜為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鄧暉上王莽書

暉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暉乃仰占玄象歎謂久矣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凌為震於之域去而後來漢必再受命逐西至長安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且不早圖是不克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負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審大怒即收繫獄劾以大逆會赦得出

李淑上更始書

更始時所授官爵皆群小賈豎或有謫夫庖人長安詔曰天下
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恂上書
諫曰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
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
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
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用伍資亭長賊
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
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與化取理譬猶緣木求魚登山採珠海內望
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貶
材傷錫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
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

曹操激厲孔融書

操以辭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和慮

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
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蔽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
故龜錯念國毒禍於來益岳平悼楚受譖於彼蘭彭寵傾亂起自
朱浮鄧禹感捐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
與昔廉閻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况賈會等武夫岳節崇好光武不
問伯計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怨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
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忿毒漸積志相危害胥
之撫然中夜而起昔國家重選文舉盛勅鴻豫各實相副綜達經
學出於鄭立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
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兼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為人
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
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孔融答曹操書

猥辱書教告所不逮。與馮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少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遂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則者黜退。惟所受之。且自趙宣子朝於韓。厥及彼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皆非龜錯。竊任為過。况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軒懼也。朱彭。惡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耻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知心。競性既違。綏與人無傷。雖屈膝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取毀之於口。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於執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罇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心者。奉送敵。不敢失隊。為故吏。所推進。趙襄之拉。卻。勢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伯之忌。猶不得念。况片舊。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舊好如初。苦言至意。然身誦之。

卷二十二

劉表遺袁譚書

袁紹死。子譚尚爭立。相攻。譚敗。奔平原。遣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

天降災。室禍難勢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大公子。同願等。雖楚魏絕。顯山河迥遠。戮力一心。共將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大公子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祖。自賢亂承統。以繼其業。宣其世之德。履不顯之祿。推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朝。士。固定。疆宇。虎視何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卒。無忌。游於二。使股肱分成。二。劍。青。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乃知。伯。是。沈。之。念。已。成。弄。親。即。離。之。計。言。渡。旃。旆。交。於。中。原。豈。不。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若。若。出。置。三。王。五。伯。上。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

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一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徵富強於一世也未有弃親即異元其根本而能至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臼卒苟復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巨車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違難國之絕不出惡聲況志先人之讎在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惡或讐夷戎狄將有誦證之三况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司生分謗乎校得失乎若異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隆志厚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夏之封願捨奔百兩追攝舊義復為母子兄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臨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

審配獻書

尚攻譚於平原曹操救譚尚釋平原還鄴禁軍還尚使審配守冀後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

配聞良諫苦口而利於病忘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存宗廟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季友獻袂而行叔牙之誅何見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升我將軍以為嫡嗣一告祖靈下書諸謀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書詭足冀誦媚交亂然親致令將軍忘孝友之仁釁關沈之迹放兵劫害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泉劉琦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奈相其財物知女嫁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却使身體完具而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慙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察非歎說拱默以聽劫事之圖則懼皇言秋死命之節若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歸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慈哀敬於故親友子之

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棄美士。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沈墮賢哲之擇。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文不悛禍將及之。願孰詳告。以賜環玦。譚不納。

王遵喻牛邯歸義書

遵字子春。以豪俠有才。辨與隗瑒起兵。及瑒敗。遵歸漢。帝使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營於長安。遵知瑒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歸義意。以書喻之曰。

遵與隗王歎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遂以奉天人之用。返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吳聖漢復存。當享河壘。奉舊節。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有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

後漢書

羣居冗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言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議論。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馬突衆。已在道路。吳耿驍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庚子束縛而相。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過嚴兵之鋒。可為怖。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耶得書。沉吟十餘日。乃謝亡。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

馮異遺李軼書

更始遣武陰王李軼與朱鮪等將兵號三十萬共守洛陽。光武拜寇恂為何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合勢以拒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

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
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
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孰不爾視遠不踰近季文豈能
居下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精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
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
集百姓風靡靡外岐冀周不足以喻季文必能覺悟成敗既定大
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
伯外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
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
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恩策以佐國安人軼
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垂鋒

馮衍遺田邑書

更始大將軍鮑永以衍為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扞衛并

卷之三十一

六

士及世祖即位邑遣使詣洛陽獻驢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
使招永衍永衍疑不肯降而邑背前約衍乃遺書邑書曰

蓋聞晉夏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一子之
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天下蟄動社稷顛覆是忠臣立功
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權選剖符尊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
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強敵開天下之匈
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
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郝勝以晉魯
不焚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挑蔡之利而被畔人之
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
賊而必書言卒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
書同情勸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
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舒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

老幼之命由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術
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晉景平仲納延陵之
誨終免寧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臨終身之惡以為伯玉
聞此至言必苦刺心自求安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
禍而為福晉士因斯以成勝願自強於時無與俗同

田邑報馮衍書

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有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
心誠僕志也聞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
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日豈
之期未有皆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
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聞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
輩入潞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
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龍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
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當貴在天天下存亡誠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
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無誰為老母拘執恩
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書極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
年三十歷位卿士性以純孝情願奉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
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揚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
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
不入燕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
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不見兼行倍道之趣若墨翟累爾救宋
申包胥重胓存楚衛女歸唁凡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豈冀其
妾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
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播大山而湯北海草欺身危要思邑三言衍
不從

蘇竟賈劉龍筆言

建武初建武護軍彭仲况擁兵據南陽陰彭為寇而劉歆兄子

龍為其謀主音時在商陽與龍書曉之曰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士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致同類而傷不過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去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欲變名遠遊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捷避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頃臆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嘗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啟且觀時變倚強附大願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乘堯雖昧必亮承續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竄而終嬰天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自天所以眷顧跡跡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

本之於天

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眾以誦曠雜事輕白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各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災惑進退竟能鎮星繞帶大街歲星不舍房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英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未失行筭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襄回藩屏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滅久沉或衰微間味或煌煌北面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滂除之祥聖所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疇彗彗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大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文長可萬文正臨倚彌倚彌即黎立秦豐之都也其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

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姓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非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言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至是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鼻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節。歸義同善。滅不察。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真愛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

朱淨貢龔寵書

朱淨書

九

淨建武初為幽州牧。與漁陽太守龔寵不平。密奏寵多聚兵。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大怒。舉兵攻淨。淨以書質責之曰。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淨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淨相誘。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賤士。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二邊。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伯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石。造彘鷄之涕。謀指傳世之惡。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弄舞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辰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隆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



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速東家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成。蘇土萬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海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群臣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奴。奴浮轉急。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書二十三

場終戒馬廖書

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毋弟。直稱君其惡之者。坐生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老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堂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士。合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覽念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以就國終。

崔駰諫寧為書

竇太后臨朝。憲以重威。出納詔命。駟獻書誡之曰。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二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躋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覩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終譽。引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人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熹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邴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邦。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

佐以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祿國垂
祉於今。夫謙忘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恒大
而愈懼。齋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
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祿是荷。慶流無窮矣。

李固疏 梁書

質帝崩。因議立嗣。引胡廣趙戒與梁冀書曰。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攝。攝統萬機。引將軍體履忠
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
右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以慰情眷。眷竊獨有懷。遠
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
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承初以承。政事多謬。比。貴宮。明。慧。星
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上
昌邑之立。合亂日熾。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
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三皇五帝。可不。慮。慮。悠悠往事。在此
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望。望。不納。

盧植規竇武書

皇后父大將軍。授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
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規之。

植聞。遂有不怡。結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
士立爭友。義貴切。誼。書。陳。蓋。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
書。以。矣。敢。愛。其。鼓。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爽。之。在。周。室。建。立
聖。主。西。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贊
耳。而。聽。謂。准。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祲。尋。春。秋。之。義。王。右。無。嗣。擇。立
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次。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
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
世。祿。不。諱。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弱。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
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

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亦並不能用。

黃忠勸甲屠就徵書

鑑隱居精學博覽五經兼明圖讖。安子生爭慕其風。隱居梁陽之
間。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諸同郡黃忠書勸曰
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厚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一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謂論先生高節有餘。於
時則未也。今潁川前蒙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黷
產哉。知時不可違。遂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姑。其
不遇也。則禪身犬矣。被駭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興雜。衣
裳事異昔人。而必遠蹈其迹。亦不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端
不答。

李固遺書瓊書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公車徵瓊。至論氏。稱疾不進。有司
勅不。詔下。瓊以禮慰遣。遂不得。牛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

李固書瓊瓊乃以書而遺之曰

聞已度。初。萬歲。言。事有漸。稱。王。蓋。君子謂伯夷
隘。柳下惠。故。傳曰。不夷不惠。可。之。聖。賢。居。身。之。所。珍
也。誠。遂。欲。山。棲。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
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
無時矣。常聞語曰。境。者。易。致。者。功。法。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曾。陽。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
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致。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
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喜。朱。仲。昭。
顧。季。鴻。等。其。其。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
生。引。此。遠。讓。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願。

延篤止李文德引進書

篤為京兆尹。以病免歸家。前越篤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
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

引進之篤。勸書止文德曰。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深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御梳。生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且之典禮。見仲尼之春秋。夕則誦楚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披間而作。洋洋乎直盈耳也。漢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甲。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態也。雖漸離擊。痛傷若無。人高國讀。書果不知集。兩方之於吾。未足沉也。且吾自吏。愴已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想可不勲。悲。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燧火。迷。其本。并其生也。

荀爽知李膺書

陳蕃免太尉。朝。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言貽曰。

父廢道庭。不問。三。法。播。望。惟。日。為。歲。中。以。真。道。不。容。於。時。况

山。築。水。家。于。陽。城。道。近。路。美。當。即。聘。問。無。狀。學。疾。關。於。所。仰。頭。聞。上。帝。震。怒。其。黜。鼎。臣。人。思。同。謀。以。為。夫。子。當。身。繼。二。五。利。見。六。人。不。謂。夷。之。初。曰。明。而。未。離。虹。蜺。揚。耀。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隳。大。人。休。不。智。者。見。險。投。以。速。害。雖。賈。人。望。內。合。劫。願。其。其。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優。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趙壹與白王粲書

壹至京。際。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侯。大。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墮。于。門。吏。懼。以。白。之。規。見。名。大。驚。乃。追。書。謝。曰。

蹉跎不面。企德懷恩。虛心。委。負。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恕。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滯。懷。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言。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寧。當。傲。慢。加。於。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悔。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孝。成。師。範。縉。紳。歸。

慕仰高希。歷年滋多。旋轉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說。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意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情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局云量已。其差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所動。際久壞漬。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則。永以自慰。遂去不顧。

吳倉曹遺稿慎書

慎好黃老。隱遯山谷。汝南吳倉曹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勉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恒嘗不寐。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跡。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詣。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遠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蟾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

馬援誡兄子書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過。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安是非正法。此言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其後言者。施於結禍。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愛。舉人之舉。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說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執刀齒圍。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

孫効也。

鄭玄戒子益恩書

玄嘗疾篤。自慮以言戒子益恩曰。

吾家舊貧。為少時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擢學周秦之部。往來幽并。充豫之域。獲甄乎在位通人。題述大儒。得意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胡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擢執坐堂。霖不綱。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志。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淫浮南光。後歸邦鄉。入此義來。已七十六。宿素衰落。仍有生誤。然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枚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曹魚以然。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舒墳墓。觀者野物。胡堂扶杖。此即子家事大小。艾一承之。咨爾兢兢。

一夫曾無信止相依。其勛亦君子之道。研讀勿替。研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後。友德行立於。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效。是之績。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以禮堂為定。傳與其人。言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人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悲歎令薄。八眼。鄭天。一若尚令。五。真恨。共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趙咨勅子胤薄葬書

咨喜初自東海相。徵拜議郎。抗表示師。將終。告其。使朱祗蕭肅建等。使薄斂。素棺。箱以黃壤。欲令遂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云。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以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賡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

小。選合糞土。土為弃物。且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謂其燥溼邪。但
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胔之制。易曰。古之葬者。
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
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桀之而有加焉。周室
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室之飾。表以蓬銘之義。招復含斂之禮。
殯。楚毫北之期。棺槨周重之制。公衣稱襲之數。事煩而害實。品
物碎而難滿。然則秩爵異級。賈賤殊等。自成憲以下。其典稍乖。三
代。戰國。漸至積陵。法度喪壞。上下靡雜。於使晉法。請隊秦伯殉葬。
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過石椁。一齊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
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京。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
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
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
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弃禮之實。軍家竭財。以相營赴。
廢事生而營終。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
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
以為孝信。豐貴重祿。少昭則隱。善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
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
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流變。梁伯鸞父沒。悲席而葬。身亡不
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惡。士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閭。不德不
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一心。下不為各。果必行之。勿生疑異。
恐爾等目詠所見。耳講所談。必欲改殯。以乘吾志。故遠采古聖。近
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汝。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
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奠側。無起封樹。於歲。小子。其勉之哉。吾冀復
有言矣。

范滂奏記說王邑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外為議曹史時莽頗發兵徵劉盆子與外
乃奏記邑曰

外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木非其君上為忠公衆
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孟月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
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一朝云不見公去不聞則元元焉所呼
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
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辨為至念外以近者
不悅為重憂今動輒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
後後出益可怪晚歿命可懼宜方春感首而動發遠役熬糶不充
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陽火之中非國家之人
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外有一言可以解天
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呈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
而竟不用

班固奏記說東平王

永平初東平王蒼君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
固始弱冠奏記說蒼君曰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
今世將靈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因幸得生於清明之世
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蚱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
聖之蹤引懿之資據高明之執博首無事服膺公執白黑簡心
求善無厭採擇往天之言不道負薪之議切見幕府新開廣延群
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虞之舉審伊臯之薦令遠近
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知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
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宮中遺列著於無窮竊見故

信日足之聽

司空楊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縱心行不踰矩蓋清朝之
光暉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
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莫及扶風掾李百經明行者教授
百人各居杜陵茅室王階京兆扶風一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
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兼清淑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
器重亦孔翟無以加焉宜今考績以參萬事京兆教郵郭其基者行
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功如得及明時秉
事下僚進有封期奮期之志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
舉下嚴之節又之以術藝為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
一與則三方怨曰矣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
殷蕭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
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
也昔下和獻賢以離斷趾靈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
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具之聽以屈威
神咨嗟下問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若納之

宋穆奏書勸戒梁異

大將軍梁異聞穆名辟之使與兵事其見親任穆以異勢地親
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異曰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
戰于野其道窮也謂湯道也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
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
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違所好唯之受傳受於師時
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涉其姑息專心
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士序遠使宗夫人君不可不察當以天地
順道漸清其心且皇幸選置師傅及待講者得小心中篤敬禮
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員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
誰能傾之今年夏月量房室明年當有小虎宜急誅姦臣為天下
所悉毒者以塞災谷議郎大夫之休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

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

朱穆奏記東梁異

梁異驕暴不慘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讒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王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外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以水虫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死見賊皆當出人榜掠剝強令充京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挾德選貪聚死獸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袁公政煩苛百姓士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謹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已有離心焉免之徒乘機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

卷之五

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于宜時易守非其久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請所奉迎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按劾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尽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官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正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莫不納

龐參奏記鄧騭

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錢參奏記於鄧

騭曰

比年羌寇將困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徭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遲則穀食消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

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
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弃西城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
今苟食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
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強多田不耕何救飢
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
曠遠民庶稀疎故縣立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
居諸陵田茂故縣立城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
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騰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
衆多不同乃止

張敞奏記諫王暢

為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通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
下車奮厲威猛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
刑高祖鑿秦隄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親榮蠲除肉刑卓茂

在漢二十四

文翁乃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
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公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列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
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豈有折枝之易而無挾
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石生自新野士女
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
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善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
為政晉盜奔秦登美為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
敞諫更宗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李固奏記梁商

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
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以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奏記曰
春秋義以開義路賤無駭以開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開利
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

輝之徒開門受賂。要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
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
涸窮路。而未有改。故工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
群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節。嬪媵。兼採微賤。且子之人。進御至尊。順
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妾媵。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
軍望尊位。顯富以天下為憂。示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賈
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兩
潤而沈陰鬱。吏官省之內。各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
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証。且長。加道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
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
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
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
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
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

用

李固奏記梁商救王龔

永和元年。拜太尉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上書。極言其狀。
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李固時為大
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

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白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東脩厲
節。敦樂執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己身之擗。違俗失眾。橫為
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
理。許寬之義。纖微感。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獲害賢之名。群臣
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衣益解其。迺魏尚獲戾。馮唐許其寃。
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搆
無遺。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
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霍諤奏記梁商為宋光辨誣

諤少為書生有人誣諤舅宋光於大將軍商者以為妄刊章文
坐繫洛陽獄掠考困極諤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

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諤為平議雖未下吏斷決
其事已蒙神明顯省之聽皇天后土是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
幸諤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一臣弑君而不罪趙
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
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氣陰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敷
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
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諤請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溫未
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入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
望徵辟亦无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刑刃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
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壁言猶瘵飢於附子止渴
於醜毒未入鴈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幸幽

後漢二十四

六

靈感革天應祐言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關連年而終不見理呼
嗟茅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
應復樂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免誘无徵反不得理是為
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
言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
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諤才志即為奏原光罪

張奐奏記謝段熲

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知爭擊不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
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親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
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弄
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
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免生死所能報德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
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

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无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
燕昭寶之盧同史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窮則呼天窮則叩
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罪人孤微之
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企心東望无所復言類虽同益
省畫哀之卒不忍也

何敞奏記案由辭

元和中辟太尉末由府時實任專政以外戚者修賞賜過制倉廩
為虛故奏記由曰

敬聞事君之義進思尽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无不各欲為
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
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引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
翕然洽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
視事出八再期宜當克已以醕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外則損服徹
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蒙被凶

天卷漢二十四

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
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再賞來過度但聞賜
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寶三公家之
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資宜有節制忠臣受賞亦應有節是以夏
禹立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高臣正綱紀下
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臣先正已以率群下還所得
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郵窮孤則恩
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
子文逃禄公儀退食之比哉由不取用

何敞復說宋由辭

時齊殤王子都鄉侯奔弔國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
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

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恩上書須報親在武備致死殘
酷奉憲之吏草通討捕跡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

曹故欲親至殲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昔
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
大夫各得其一旦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其隱莫
以爲咎惟明公渾獨見之明昭然勿疑誠不勝所見請頒表案由
乃許焉二府聞政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
其正

班彪史記略論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述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議正得失其略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

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

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

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

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

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二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

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史國

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

後漢書百二十五

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

絕削其功也至於採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

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

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著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

其大蔽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冬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

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

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

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表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

目也司馬遷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持起則曰

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

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

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受至

論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

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

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班固典引篇

固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詞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淳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司于草昧之混之中踰繩越絜象而亡詔者系不傳而綴也歌有八音樂天闡經者闢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夏平其書稽古而後述也三代之世通變神化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三則降承龍靈下結諸典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陶唐上稽而禮若唐虞亦命夏台稷契為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之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恒文乖舛倫數而舊章缺故光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揚善備哉燦爛真神明之戒也雖前聖皇真身且嘉勿之輔以茲編矣是以高允二聖辰居其域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而末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溢莽分不莊其謀也後世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不所及敷奮焉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列精縹孔佐之引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可採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奔出勸民以伯方統收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勲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那翕純敬繹以宗嚴祖考般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焉牙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非藻劬而不渝耳夫漢聖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後宣二祖之重光龍襲四宗之緝厲神靈日燿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地極愿士進而不汲微胡瑄而不願故主定三才昭登之清幽正典鋪聞

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平。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乃始度華芳。謙兢兢。莖莖業。聚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今遷正黜色。質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分爾而進。曰陛下御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示軌。躬奉天經。博雅詩草之化。以應。懷保。寡寡之惠。夾燭燄。縣沈肅。祇群神之禮。備是以。宗於外。圃擾。縮文昭質。於外。黃。野。天。麟。及。沼。計。聖。霄。零。於。芳。草。三足軒。蕭。於。茂。楓。若。乃。嘉。穀。垂。華。奇。獸。神。禽。應。圖。合。祥。窮。祥。極。瑞。者。朝夕。坳。收。日。月。邦。畿。卓。坐。乎。方。州。羨。華。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立。相。黃。發。之。事。耳。君。巨。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昭。赫。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穎。詞。也。若。然。受。之。宜。亦。勤。修。旅。力。以。元。厥。道。啓。恭。館。之。全。

滕御東序之秘寶。以。六。占。去。圖。書。亮。宣。天。哲。也。孔。猷。先。命。聖。乎。也。體。行。德。本。性。也。豈。言。丁。辰。景。命。也。胎。命。以。割。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在。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肩。廟。懽。初。天。乎。伊。若。自。遂。古。乃。降。屣。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得。而。假。素。罔。光。度。而。獲。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圖。心。垂。精。游。神。白。舉。嘉。文。屢。訪。群。儒。詢。諮。故。老。與。之。手。割。酌。道。德。之。淵。源。有。數。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謚。辭。悉。經。五。繇。之。碩。憲。矣。將。解。萬。嗣。燭。濟。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大。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曠。能。巨。之。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荀悅漢紀序

獻帝好典籍。帝以班固漢書曰。繁難省。乃令悅依左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

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
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
著功勳五曰表質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
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
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子
万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大
典於是綴叙舊書以還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可
以觀矣

校中鑒大略

獻帝時為侍中時政移普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
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

大略曰

夫道之本仁義而口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
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
政之術先辨其患乃崇五政一曰為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
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
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三法壞則世頹雖人不得守其度矣軌
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
求矣是謂匹患興農桑以養之其禮者對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
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邦有五教華陶作士政不
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足其志而耕藉田以桑養命國無游
人野無荒蕪財不費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息謂養生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應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孔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安乎功罪毀言功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實
無忌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覈
俗無蔽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
慎修其行內不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

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各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提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罰不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忘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反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一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柔陽違天以陽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言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宣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馬融廣成頌序

永初也。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而俗儒士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一可廢。初元元年。獻廣成頌。以諷諫。其序曰。

臣聞孔子曰。有則不遠。儉則固吝。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懸崑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調以太康。驅馳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酌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晨擊。鳴球。載於虞謨。

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適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奔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尊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虔柔蒸蒸之羞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享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万福也臣愚以爲難尚頌有聖壽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及節農事間際宜幸廣成臨見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賓庶百姓獲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躡蹠以迎和氣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

馮衍自論

建武不衍以交外戚得罪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且守一節哉甲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在也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趨舍常務

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閑略枚小之體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性然肆志顧嘗以椒薑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父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木之家不利斲跡之息委積之巨不採市井之利况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寂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僮羈旅於州郡身愈撓羸窮於窮困空辭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皇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於是以前豐之東雁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瞻涇渭東觀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鄠鄠首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臨見舊都遺定空焉遠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歎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威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

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涉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躰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九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立妙之思也

班固勒功燕然山銘序

竇憲為車騎將軍擊匈奴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降者二十餘萬人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白車騎將軍竇憲魚亮聖明登翼王室總于大麓惟清維熙乃興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詔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乃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在以威神立甲耀日朱旗降天遂陵高關下雞鹿經磧幽絕大漠斬溫禺以覆鼓血尸遂以淬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万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博覽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旗城躡冒頓之區凌浹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撫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明上德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二十六

崔駰達百辭

駰博學有偉才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百辭云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採遠乎九乾窮致賸於幽微測潛隱乎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譖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美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淳德以厲忠孝揚戎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躡紫墜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感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遊深林蝨蚋之趨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谷曰有具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玄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珥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盛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歛或重聘而不來或屢出而不去或冒論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托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虞王有疇咨之憂條垂蕭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授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舍感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參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鑊立珪冊顯功銘是吾之治勦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蹇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亦仁

也當其無事則蹠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除
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躬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
皇質雖以唐文六合怡怡以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万
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
有以自德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
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又之厲伊臯不論爰事范蔡夫廣厦成
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隕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
方斯之世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
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名
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蔽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
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
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術鬻縣產
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
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
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
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
下之至順懼吾弟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
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
下嚴克捷於疆樂范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
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獲道原
襄見廉於壺殮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立木張季劾貞於
門女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願義於趙武雋誠不虛然德於數者
竊慕古人之所序

蔡邕釋誨

邕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
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疑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之尔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
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

執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審子有清商之歌。百里行秦牛
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蘊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潛重淵。抗
志高真。包括無外。緣折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
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置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
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去。乃今聖
上寬明。輔弼賢智。崇英達。傳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
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輒信世之利。定不
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跡。夫獨末之思邪。何為守彼
而不通此。胡老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明哲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諷尔。欵仗而興。曰。胡
為其然也。胡老曰。吾將釋汝。昔曰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
寧。唐虞之至時。二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工斯已
降。天網縱人。茲雖三塗。壞入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
騁詐。辯者說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雷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
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珎。連衡者六
印磊落。合怨者駢組流離。隆貴者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
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艾治谷而淫。士背道而幸。人毀其
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毅。天天是訖。豐其屋。乃
鄙其家。是故天地不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
。遽環保主。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雅乘駭乘。逝而遺軒。夫豈傲主而
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鐘應。鼉風動。而
魚上冰。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
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孽。隆隱
天之高。折絕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平。泯泯庶類。舍甘吮滋。檢
六合之群品。濟之乎雍熙。群寮恭已。於我司。聖主垂拱手。兩楹君
臣穆穆。守之以平。齋濟多士。端委緝緝。鴻漸盈階。振聲九庭。譬
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素珪璧不為之盛。探浮屠不為之索。曩者

洪源辟而四隕集。武功定而干戈戢。殄狝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操甲揚鋒。不給於務。嘗異無
 事也。則紵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天
 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驛。餘官委貴。其取
 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縱。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
 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管。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睡喙不稽。謀於先
 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繁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
 不失所守。狂淫振蕩。乃亂其情。會夫殉財。夸者死權。嗚呼此事。躬
 躁心煩。暗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駑駘駘於惰路。慕騏驎而增驅。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于近貴之吝。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
 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龍輿而移。曾不鑒禍。以知畏懼。
 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躄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
 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止舍。則藏。至順也。夫九河
 盈溢。非一函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
 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濯煙燭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乎。且天
 地將覆。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覺則壑舒。毗侯王肅。則
 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
 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
 在賤而不取。方將騁馳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樂放
 乎周孔之庭宇。搢濡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
 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
 奉皇極。納文策於聖德。宣太和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
 不立。子之辜也。龜鳳山駘。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
 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直。并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歎不渝。百歲之後。
 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六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辱也。昔伯翳綜聲於
 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轡。匪氏
 興政於巧工。造父登仰於駢騮。并子享土於善圍。狼曠取右於禽

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引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
人。故抱撲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田疇而避。胡老乃揚衡含
笑。撲琴而歌。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
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耿
翩翩而獨征。

張衡應問

順帝初。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從。自去
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
朝有所聞。則又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使君爲堯
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各單巫咸。寔守玉
家。申伯焚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列後昆。
不亦丕跡。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

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輿
服爲榮。吾子性德。勞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
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
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
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
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
獨雅。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來多福。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是若思駘屈已。美言以相剋。鳴于喬木。乃金
聲而玉振之用。後動雪前。各婁恨不柔。以意誰執也。應之曰。是何
觀同而見異也。君才患位之不尊。而惠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
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
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恥身
以微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盪殄饌餽。猶不肖餐。旌督以之意之。

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薛孟朝以之士或解祖禍而襲黼黻。或委重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吾凶紛錯。人用腫脹。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祭三辰於上。卧禍福於下。經緯歷數。然后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清湯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甄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暴沉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泥泥而潛蟄。避害也。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丑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坤厄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取一物而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若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繼。而秦伯退師。曾連係箭。而聊城苑旂。從往則合。衡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為臬。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

鼃鳴而鼃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魁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濟暑至而鷄火棲。寒冰沍而鼃鼃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齋。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列且不可庶矣。奚異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材。及津者風擣。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款件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違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歷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歎息。雖有犀兵。動攝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未獲不吝。不見是乎。不悟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眈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聘與世殊。技固孤。是求于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觀木雕獨飛。恐秒垂

翅故棲吾感去電附鴟。悲尔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礼
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饋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賈高以端辭
顯義。蘇武以秃節効貞。補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弈秋
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
群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講。聊朝隱
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嫌夫晉楚。敢告成於
知已。



